



花
爺
鬧
艷
嬌

卧龙生 著

当代文学研究丛书——武侠系列

花爷闹艳娇

卧龙生 著

新疆大学出版社

二十 箫侠重出

“害羞草”掠下屋面，投入“万能脚”的怀抱之中，一颗颗的大泪珠滚滚而下，“万能脚”搂着她，抚摸着她的秀发，一种慈父的爱意，由他面孔上，双目中以及颤抖着的手上无疑地表露出来。

程剑怔忡了一下，他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害羞草”突然一擦泪痕，挣出“万能脚”的怀抱，冷漠地道：“程大哥，我知道你现在万分恨我，是不？”

程剑呐呐半天，他不知道自己的脑筋为何这样迟钝，到现在为止，他仍然没有弄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害羞草”是“万能脚”的女儿？不可能，那么这会是假的么？更不可能！那么，是“害羞草”欺骗了自己了？

“程大哥，自我遇见你之后，一种愚昧的意念深深的扣住了我的意念，也蒙蔽了我的良知，我只知道需要你，却没有考虑到将来的后果，因此我一直瞒到你现在！”

程剑的脸上逐渐冷漠起来，“万能脚”是他的血海仇人，“害羞草”又是他的恋人，他曾贡献了他那赤诚的心，毫无保留的挚爱，以及时时刻刻无法清理怀念和关切，但是，这

像一个噩梦，一个短暂的噩梦。

一个被血海仇人的女儿骗去了挚深情感的人，他的痛恨是无法估计衡量的，程剑的身子开始颤栗，牙齿磨切着，虽然白婷挽扶着他，仍然无法使他的身子停止摇晃。

“你……你这不要脸的女人！你……你知道我的血海仇人，而你……却瞒着我……”

“害羞草”噙着泪水大声道：“程大哥，你冷静一点，听我说呀！”

“贱人……你的话等于屁……我不再听……我……我誓报这双重的大仇……”

“程大哥，你听我说——”

“贱女人！现在你们父女联手，也许可以占点便宜，但要想再愚弄我，那是妄想了！来吧！我绝不在乎多一人！”

“害羞草”急得珠泪纷纷，大声道：“程大哥……你就听我一句话——”

“我绝不再听你的话！”他用力一挣，将白婷震退三步，琴箫一抢，发出一阵啸风之声，然而仰天狂笑起来。

那能算是笑么？然而，那能算是悲号么？都不是！只能算是忿怒和自嘲达到巅峰时所产生的的一种失常的冲动所发出的声音。

“程大哥，我要告诉你，我虽然欺骗了你，这是不得已的苦衷，但你却误会了一点，我爹爹不是——”

“万能脚”一伸腿。把“害羞草”持了回来，道：“孩子，咱们父女都找错了对象，一错而不可再错，跟爹爹走吧！”

说毕，向正在犹豫的“害羞草”瞪了一眼，就要迫她去，“害羞草”多为难呀！虽然她自认识程剑之后，就担心会有这一天，然而，倾心的爱使她顾不了明天及更久远的事，她不能没有程剑啊！

“爹！我……我——”她完全是在哀求了。

“听爹爹的话，咱们一家人都历尽了人世间的痛苦和流离的创伤，不能再受命运折磨。从现在开始，我们自己要操纵自己的命运。”他看了程剑一眼，道：“他已经有了一个，仔细看看，哪一个条件比你差？难道你想自讨苦吃？”

泪水象泉涌一样，自“害羞草”那美眸中淌了下来，是的，白婷的条件任何方面都不在她之下，看他们的情形，情感已经到了胶膝程度，一种极度的自卑和被人遗弃的悲哀和愤怒，蒙蔽了她的理智，她幽幽地道：“爹爹，我们走吧！”

程剑虽然恨透了“万能脚”，然而“害羞草”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占得太大，一时之间想完全抹去，太难了！因为他也是人，只要是人，就具备了爱与恨的情绪，牢固的爱正象生了根一样，同样的无法连根拔去。

他心念乱糟糟地转动着，“害羞草”父女何时走的都没有注意，直到一声冷若寒冰的声音来自背后，而白婷发出一声惊呼时，才将他拉回现实。

当他的视线凝聚在来人身上时，他像吃了一颗冰凉的定心丸，一切都明白了，一幕幕的往事在脑中电掠闪过。

记得师兄“白袍紫箫”曾说，宋燕就是“害羞草”的影子，当时他并未注意这句话的含义，如今想来，自己的一切，果然都在师兄的监视之下，原来“害羞草”就是宋

燕，宋燕就是“害羞草”。

记得宋燕曾说她的父母也是死于仇人手中，师兄曾说，世上有两个“万能脚”，一个是彩虹岛第五代岛主，另一个则是宋燕的爹爹，此人虽正，却被那神秘人物暗算，变成一个残废而功不废的武林高手，而他却和本门有极深的仇恨。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刚才走的是宋燕父女，勿怪那个“万能脚”刚才曾说师兄传自己武功，没有教我礼数了。勿怪他的脸上没有凶狠之色，更没有趁机向自己下手。

现在，程剑又打量这个“万能脚”，不错，这才是那个楼上炫露画法和书法的魔鬼，也是在那深谷中和箫前辈比武，输了半招而保管九龙杯的“万能脚”。

现在，才是报仇雪恨的时机，虽然刚才那个“万能脚”踢了他一脚，大腿上仍然隐隐作痛，而且拚了五百多招耗损了不少真力，但他不在乎这些，弄清了他才是真的“万能脚”，报仇雪恨，当然要付出最大的代价。

一阵刺耳的阴笑，使程剑心中隐隐作痛，因为他那一箫击在那个“万能脚”肩头之上，伤得不轻，而真的元凶，可能早在一边隐伏以逸待劳。

仇火又自他的胸膛中熊熊燃烧起来，他大步走上，站在血魔面前约五步之地，道：“魔鬼！在你临死之前，我仍然要问你几句话！”

“嘿嘿嘿嘿！”“万能脚”狞狰一笑，道：“不错，在打发你小子上路之前，老夫也要问你几句话，你先问吧！”

程剑切齿道：“大侠程文与你有何仇恨？你竟能唆使

“中原三鼠”暗中迫害？”

“这个！”“万能脚”踱了两步，冷峻地道：“那是因为程文的上一代欠下本门的血债，而他的上一代可能已死，只得由他还债！”显然地言不由衷。

程剑不由一怔，冷笑道：“魔鬼，你说说看，家父的师尊和彩虹岛有何仇恨？”

“万能脚”道：“只能说与老夫有仇，因为程文之师“擒龙秀士”曾暗暗跟踪老夫约三五年，显然想暗算老夫，后来不知为何失踪，因此，老夫必须将程文杀死，这不过是抛砖引玉之计，想把老贼引出来，哪知到现在未见现身，可能已经死了！”

程剑恨极而甩甩头，狠声道：“就因为这件事而杀我的——一家？”

“不错！老夫一生行事绝不拖泥带水”，他冷笑一声道：“为斩草除根，当然不能再留活口，至于你母和你姐姐，那是宋威的主意，因为那小子对醇酒美人有所偏爱！”

这几句话象无数的钢针，戳刺着程剑的心坎，他眼前直冒金星，定定神，道：“狗贼，彩虹岛第四代岛主在被暗算身负重伤之下，是否被你杀死？”

“万能脚”微微震颤一下，现在，他知道昔年一切的丑行已经无法隐藏了，狞笑道：“第四代岛主掌门人独孤风被人暗算，奄奄一息，老夫看他十分痛苦，乃顺应他的要求，补了他一掌！”

“放屁！”程剑轻蔑地道：“原来你这狗贼也有羞恶之心，原来你也怕被人按上杀师犯上的恶名，狗贼，可惜苍天很

公平，一个人所做所为，不管是好是坏，迟早必被人所知，好事被人颂扬，坏事受人唾骂，狗贼，你背后的靠山是谁？”

“万能脚”一双电目中射出冷冰似的毒芒，道：“小子，你知道的太多，其实这都是多余的，今夜是除夕，老夫坦白告诉你，为了某种原因，我不能叫你生离此帮，也不能叫你度过年关！”

他又踱了两步，道：现在我要问你了，你若不愿回答，可以拒绝，老夫绝不勉强你！”

程剑道：“狗贼，在你临死之前，也要叫你做个明白鬼，问吧！”

“你拜在何江海门下？”

程剑冷笑道：“这样说也行！”

“万能脚”一怔，道：“那么，你怎会他的武功？”

程剑认为这件事告诉他不大妥当，冷峻地道：“反正我学了他的武功就是了，你似乎不必多管，因为我也不想多说！”

“万能脚”道：“何时遇见他的？”

“大约四个月以前！”

“他和‘葡萄仙子’余洁在一起？”他问这句话时，表情十分凝重，一双电目象要穿进程剑心中似的，分明对这件事十分关心。

程剑当然也不是傻子，因为白婷曾谈及她师父和何江海间之事，只是未说出下文，程剑心念一转，有了主意，道：“岂只在一起，而且……”他故意打断语尾，让他去猜未完之意。

“万能脚”震颤了一下，脸上的表情无法描述，是失望，愤恨，妒嫉？还是怅惘？程剑无法确知，但他确信此魔对“葡萄仙子”昔年也必有觊觎之心。

因此，他想了一个主意，冷笑道：“我现在才知道“葡萄仙子”恨你的原因！”

“万能脚”又震颤了一下，狞笑道：“知不知道，都是一样，小子，现在你可以领死了！”

“且慢！”程剑道：“我告诉你吧！你的阴谋被揭穿了！”

“万能脚”何等狡诈之徒，一看程剑的神色，知道他是在诈他，冷笑道：“老夫有何阴谋！”

程剑还真不知道有何阴谋，但白婷却冷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昔年你写了一首调情的下流诗，放在家师桌上，却冒充师伯写的，家师盛怒之下，乃和师伯翻脸，数十年虽未曾见面，但现在——”

“万能脚”暴喝一声“住口！”只闻他的脚下“吱吱”作响，像一台沉重的榨油机，在榨着芝麻所发出的声音，地上的石板竟缓缓陷了下去，石粉扬起随风飘散。

这等功力，程剑也不由暗自吃惊，由此看来，这魔头的功力和那个“万能脚”相较，可能又高一等。

他缓缓地向前移了两步，与程剑保持三步的距离，程剑看了白婷一眼，暗示她小心戒备，以防其余之人偷袭。

程剑的大腿上隐隐作痛，但刚才力拚数百招所耗损的真力，却在这一刻工夫恢复了大半。

现在他必须全力以赴，不管为了自身有血仇或彩虹岛的派誉，却必须除去此獠。

一声暴喝，程剑先琴后箫，眨眼工夫攻出七琴十一箫，他的脸色再次绷紧，像一尊石像，冰冷而坚硬。

沉重的巨琴推着数百丈绝崖上落下千斤大石，挟着无俦的罡风，劈，砸，扫，点，每一下都蕴藏着无限的仇火和坚不可破的决心。

紫箫轻灵迅捷，以补巨琴的空隙，配合的天衣无缝，紫芒和黑网交织成密密层层的黑幕，像巨琴之上罩了一只紫色的网盖。

“万能脚”一点也不惊奇，每一脚都是从间不容发的缝隙中递了进去，威胁着程剑前身数大要穴。

他那一双奇大的脚，巧妙得象魔鬼的手爪，以极小的幅度，转折于一片光幕之中。他的身子好象能随双脚的攻守藏于两脚之间，脚上所发出的狂飚，像重要的巨浪，前落后起，排压而来，好象永远不会和琴箫遇上，又好象总是在琴箫掠过尚未回来之间袭到。

现在，程剑深信自己的想法，此獠的脚上功夫，果然比宋燕之父略高一等。

百招在一片罡风和闪烁的紫芒中潜过，谁也没有逼退对方三步的把握。

程剑大喝一声，琴声“嗡嗡”，箫声“呜呜”，他已将大半真力贯于兵刃之上，抱定宗旨有进无退。

这种打法，表示他破釜沉舟的决心，也表示今夜杀不了此贼，根本不想生离此帮。

那边，一千魔头，以“立杆见影”卜诺夫为首，三十余个高手，向白婷扑去，白婷早已有备，只是放心不下她

的剑弟弟，但这有什么办法呢！她知道如果她自己有所失闪，必将影响正在苦战力拚的剑弟弟。

于是，她的一串紫葡萄呼啸着，像一条虚幻莫测的毒蛇，只要认准一个目标，必定躺下一个，未出十招，就躺倒了三个。

这边的程剑像一只占山为王的雄师，遇上了平生大敌的猛虎，他们嗓中都发出野兽犯噬时的奇异声音，显示他们都想吞噬对方而无法达到目的。

三百招在两盏茶工夫过去了，附近十丈之内盈尺厚的残雪，竟被无俦狂飏扫出十丈之外，像经过细心打扫一样干净。

两条身影都以不可捉摸的方向，忽然下挫，猝然上射，或在半空交换三五招，总之，快得令人目眩神摇，令人诅咒自己的眼睛太慢，无法跟踪两人的身子和兵刃的去向。

“万能脚”左七脚右七脚，带起的风声象数十个弹棉花的巨弓上所发出的声音，使人意识到，只要稍微挂上一脚，那被挂上的部分必将变成肉泥骨粉。

东方显出一丝鱼肚白色，暴风更加酷寒，但这两人的头发上都冒出了腾腾的蒸气，汗水湿透了衣衫，经寒风一吹就结了冰。

五百招过去，程剑觉得大腿上被踢了一脚之处开始疼痛，有些不大听使唤，因而，却作受了限制，迭遇险招。

那边惨呼连连，已经躺下了十来个，白婷那一串紫葡萄上凝结了一层厚厚的血水，她的白衣之上血迹斑斑，连嫣红的娇面上也斑斑点点，象“害羞草”一样，长了一脸

雀斑。

但是，凭她一个少女，功力再高，接不下卜诺夫，邱伟数大高手的猛攻，还要提防四周作势欲扑的大汉，自然渐感不支。香汗淋漓，鬓乱钗斜。

又是一声惨嗥，挟着一蓬血雨，发出一丈之外，白婷也踉跄了一下，就在这时八柄刀剑棒戟等兵刃，自不同方向同时向她戳到。

白婷娇叱一声，身似陀螺，只闻“哗啦啦”一声大震，带着数声惊呼，纷纷倒退，而她的右肩，也痛了一下，衣衫破了半尺，鲜血顺胸淌下。

一旁的大汉见她受了伤，象浪潮一般一齐扑上，现在，她真有些支持不住了，汗水迷住了她的眼睛，青丝也遮住了她的视线。

又是一声大震，三个尸体完整地扑下，零碎地摔出，而她，大腿上又中了一刀，差点栽倒。

她一边理着头发，抹去脸上的汗水，咬牙强忍着钻心的巨痛，疯狂地扑杀冲刺着。

程剑早已力竭了，但他相信，即使没有挨那一脚，即使没有拚那五六百招，要想除去此贼，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蓬！”他的左腰上被扫了一脚，虽然只是挂了一下，但已经力竭的他，竟退了三大步。

“万能脚”哪能糟踏这种机会，象鬼魅一样又欺上了上来，眨眼工夫踢出十六腿。

“蓬！”程剑的屁股上又中了一脚，这一脚结结实实，踢

个正着，他向前栽了七步，正要转身，只感罡风又到。

他知道，这是“万能脚”平生功力所集，只要被踢中全身骨骼全部脱节粉碎。

就在这危若累卵的关头，一声娇喝中，紫芒生啸，象乌云中骤然钻出一条紫龙，使人来不及转过念头，已经缠在“万能脚”的脚腕之下。

好个“万能脚”，也许知道是谁来了，也许是他的心理上有不能不退之意，将功力全提在这只腿上，大喝一声，一抖一弹，那条紫芒硬被弹了回去，他趁机疾退一丈。

程剑死里逃生，回头望去，只见一位白衣中年妇人，手持一串紫葡萄，站在他的身后，沉声道：“你还不过去帮助婷儿！”

程剑一看白婷满身是血，差点惊呼出来，象一头负伤的猛兽，长身一掠，琴箫并出，接着传来一声惨呼，卜诺夫总算抽身较早，摔出一丈，昏了过去，邱伟胸骨全碎，滚了一滚，寂然不动，七个大汉象七块肉饼，飞出五丈之外，其余的大汉在五六丈之外哆嗦。

白婷一下子放松，娇躯摇晃了一下，就要倒下，程剑心中一酸，拦腰一抄，抱了起来，低声道：“姐姐！令师来了！”

白婷急促地喘着，极度的疲乏和过多的流血，使她的沉重的眼皮都无法张开，程剑连拍数掌，制了她的穴道，以止流血。

程剑抱着她走到“葡萄仙子”身后，只见“万能脚”也在呼呼而喘，他脸上的表情，难看得无法形容。

“葡萄仙子”只是以一双冷电似的美目凝视着他，不动，象有一个严厉的长者，紧盯着一个不走正路的败家子，任何足以激厉和劝勉的话都早已说尽，只有不屑地望着他。

“师妹……你……你……”“万能脚”何等凶残之人，在“葡萄仙子”面前，竟象一个打破了名贵瓷器的顽童，声音是那么柔弱颤栗，简直变了个人。

“数十年前我就声明过我不承认是彩虹岛的门人。你别这样称呼！”

“葡萄仙子”今年到底有多少岁，程剑无法确知，但他估计，既是何江海的师妹，相差最多不过十岁，何江海已是年逾知命，那么她应是五十以上的人了。

然而，无论如何，她只能看出二十七八岁，眼角没有鱼尾纹，脖子上没有一点皱摺，白嫩的手和白婷差不多。

这才是“驻颜有术”，程剑心中不停地呼喊着他，再望着惨兮兮的“万能脚”，觉得他不象是一个心比蛇蝎还毒的魔头。

“师妹……你……你是恨我？才脱离彩虹岛？”

“也许！”“葡萄仙子”脸上始终没有一丝笑意，续道：“在那时来说，我对你和何江海同样的厌恶，分不出什么好坏，但是现在——”

她说到这里，目光一寒，“万能脚”不由自主地将目光移开，不敢和他那奇异冷峻的目光相接。

“葡萄仙子”冷峻地道：“假如说程文犯了你的忌讳，他的妻子和儿女犯了什么罪？”

当她说出程文这名字时，她那电目中的冷芒，突然黯了下来，象一层薄雾笼罩在清澈的眼球之上。

程剑怔了一下，深深意识到这位前辈和自己的爹爹有不同凡俗的关系。但他无论如何猜不透有何渊源和关系，因为自己的爹爹在辈份上比她低了一辈。

“师妹！”“万能脚”移过目光，倾注在“葡萄仙子”的脸上，好象要看出她问这话的真正用意，续道：“程文的儿女，及妻子的事，并非小兄之意！那是——

“住口！”“葡萄仙子”面色骤寒，冷峻地道：“你以为我不知道？宋威虽是个万恶的淫徒，若无你的命令，他怎敢凌辱她们母女，怎敢杀程文的儿子？”

“万能脚”微微一震，突然冷笑一声，好象在这刹那间又恢复了他那阴毒凶狠的本性，阴声道：“师妹不必追根究底，小弟既然做了，就得以力承当！”他冷笑一声，续道：“如果说是犯了我的忌讳，那倒不尽然，我看是犯了你的忌讳！”

“葡萄仙子”微微震颤了一下，面色一寒，又颓然作罢，好象要说什么，欲言又止，突然回头对程剑道：“小子，我们走！”

“哈……”“万能脚”狂笑一阵，道：“我没有说错吧？这才是犯了你的忌讳，可笑你和“无弦琴”林雪昔年共争一个程文，使程文左右为难，结果那小子干脆一个也不要，竟和箫湘的女儿结合，使你们两人——”

“葡萄仙子”和程剑本已走出数步，此刻她突然止步回身，厉声道：“这样你就怀恨了？”

“哈……”“万能脚”阴森森地道：“余洁，我坦白地说，昔年我为你奉献了整个心，你每到一处，我都在暗中保护于你，当然我是不会被你发现，总之，我奉献了一切，希望能得到你的心，但是，他说到这里，痛苦地甩甩头，狠声道：“哪知你连对何江海也是假的，竟和一个晚一辈的程文勾勾搭搭——”

“住口！”“葡萄仙子”有些颤栗了，可知她的心情如何激动，如何凄苦，然而，她身后的程剑却惊得呆了，耳朵地扯谎吗？不！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而现在，他明白了一切，明白了爹爹的死，并不那么单纯，原来是因为一段情孽，但他不知爹爹为什么放弃两位绝世美人，而讨了娘作妻子？

更使他惊喜的是“无弦琴”林雪竟是一个女人。虽然她弱不胜衣，面貌清丽犹如未食人间烟火，但程剑绝未想到她会是一位曾经暗恋过自己的爹爹而失败的女人。

勿怪她总是有一脸幽怨之气了，而她对自己的爱护，就象一位慈父母对儿子一样。

虽然爹爹的辈份较这两位前辈低了一辈，但是，这并不是由于直接的渊源所形成的辈份，只因外公箫湘与另外几位高人齐名，而爹爹又娶了他的女儿，看来在父母结合之前，只能说爹爹的武功较低，也只能说这两位前辈因武功奇高而与一些年纪较大的高手齐名，因此，才被认为辈份不合。

程剑这时反而对两位独身一生的前辈兴超无比的同情之感。他虽然不怪爹爹绝情，却认为爹爹舍近而求远，令

人不解。

“葡萄仙子”几乎无法负荷这突然而来的刺激，一个心灵受过创伤的老处女，最怕别人提起她的伤心之事，何况“万能脚”以这种阴毒，下流的口吻说出。

他微微叹了口气，似乎觉得和这种无耻之人呕气，有失身份，就在她犹豫之时，程剑低声道：“余前辈，咱们走吧！你若是把他看成一个人，吃苦的该是自己！”

“葡萄仙子”一想也对，而且对程剑这孩子的见解也十分赞佩，回转身来，就准备走了。

“万能脚”大声道：“余洁，你就这样走了？”

“葡萄仙子”忍下一腔怒火，不理不睬，“万能脚”又阴森森地道：“和你昔年恋人的儿子在一起，你心里是什么滋味？”

“葡萄仙子”震颤了一下，她那静如止水的心湖，象掷入一块巨石，起了极大的涟漪，不错，她看到程剑，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是爱还是恨？一时之间无法辨别。

她终未忍下了，腾身而起落在对面屋顶之上，哪知“万能脚”深知她此时的感觉，自然不会罢休，阴声道：“据说你和林雪吃醋，曾在贡山打了一天一夜，连衣衫都扯破，春色外露，使那些在峰下偷看的武林人大饱眼福！”

“葡萄仙子”再也忍不住了，沉声道：“小子，你把婷儿送出此帮之外，在外面等我！”

程剑肃然地道：“此魔乃是晚辈的血海仇人，前辈不放过他，晚辈更不放过他，晚辈决定与前辈共进退！”

他的语气是那么坚决，不容转弯了，“葡萄仙子”心中